

11 JUN 1985



啟思

香港大學學生會
醫學會
月刊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MEDICAL SOCIETY, H.K.U.S.U.

Vol. 9 No. 9

第九卷 第九期

行醫者的道路

專題組

者按：

在準備這個專題的過程中，我們走訪了陳啓明，志強，梁淑芳和陳崇一五位我們的前輩，並將所得資料作了討論，以下是我們的初步結論，希望各位學多提意見；我們並且用白求恩，史懷哲和洪若詩生為例子，為同學們和醫生們提供了一些參考。

樹雄心、立理想

每一個進入醫學院的學生，都會經過一番重大的考驗。現在這一個難關已過去了，我們是否有細心想我們為甚麼要選擇醫科，對於將來又有甚麼抱負？

我們從訪問中，發覺很多同學因為中六時選擇了物班，所以在入學試考得好的同學，便順理成章的入了醫學院，但沒有認真想清楚他們為甚麼要去讀，也有些人是受了親人的影響；也有些是為了得到名譽，地位和金錢，也有大部份人抱着崇高的理想，期望於五年之後能將他們所學，貢獻給社會，為人民健康獻出自己的力量。但是有很多同學對醫生的認識還是很膚淺的。他們的理想，只是字眼上的良好願望。他們都想做個好醫生，但如何去建立自己的理想，如何去堅持這個理想，看來還需要在五年大學生活和將來的醫生生涯裏，努力下一番苦工。

如何去建立自己的理想

在五年學生時代中，能夠堅持自己的理想，確不是一件易事。大學是社會的縮影，每一個學生或多或少會受到外間感染，變得只是關注自己將來的名與利。所以為了更好地建立自己的理想，我們從第一年開始，便應該抱着虛心的態度，正視醫生的地位，而不利用這地位來達到個人自私的慾望。

對一般中學生來說，他們的社會經驗是非常之淺。進入大學之後，我們要走出這象牙塔，不可只顧閉門造車。我們要思考放眼四周的事物，認識自己對社會的責任。從今天開始，我們由小事入手，建立人與人之間的良好關係，為將來能關心病人，現在就由關心你周圍的人開始。我們更應參加醫學會和學生會的各類活動，擴闊自己的眼界，使自己對世界，國家、社會和大學的事情增加認識。單是醫學知識是不夠的。他一定要處處關心病人，單只看到病人的「病」，更要看到病人的其他需要，看到社會的「病」；想病人所想，痛病人所痛。

我們要保持不斷的和外界接觸，實際的接觸。只有經常的接觸，我們才可以了解一般市民的想法。這對於幫助他們和推廣健康教育都有很大裨益。和市民接觸的方法有很多種，例如展覽，講座和社康計劃，社會探訪等等，都是醫學生應該參與的活動，此外外地觀察亦是其中的一個方法。我們可以把眼界擴大，多認識外國和中國的醫療制度，從而在醫療制度作出比較，作為改善我們的醫療制度的借鏡。

面對着這些嚴肅而有意義的活動，我們不必過份擔心它會影響我們的功課。只要我們學曉如何去分配時間，使活動在不妨礙功課的情況下進行，日後便會覺得自己得着很多，擴闊自己生活的圈子，接觸很多

新的嘗試，認識問題，並深深覺得一個行醫者應全面性的顧及病人。

我們參加的活動和結交的朋友，不必要局限於醫學院，在討論之中，我們和其他院系的同學，交流我們對事物的不同觀點，從而對社會國家與人生有更全面的認識，使自己的理想得以鞏固。

此外，考試是醫學生意志的重大考驗。一連串的考試會使到部份人感到極大的壓力，因為他們懼怕考試失敗會導致他們喪失醫生的地位，他們的眼光變得狹窄，而每過了一關，便感到自豪，覺得自己是高人一等。

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明白考試的意義，不要對它存有偏見。考試的目的，是要考驗我們是否有足夠的知識去負起醫療的責任。所以，我們應該要求考試對我們作出程度上的考驗，而不是考試要求我們達到這個程度，換句話說，我們讀書是主動的，不是被動的。我們要着眼於病人，處處從實際方面出發，以達到「對得起」病人為鵠的。

解決困難，堅持理想

但當一個剛剛畢業的醫學生正式踏入醫療界中，他能否受得住外間的影響，是每個醫學生都要正視的問題。

在醫院裏面，不少醫生都抱着得過且過的敷衍態度。一個初出道的醫生，懷着滿腔救民的热情，便難免備受其他同事的冷落。在這種氣氛底下，很多醫生都很容易會隨波逐流，而把學生時代的理想拋諸腦後。

要克服這些「困難」，我們在學生時代便要認識這些「困難」；我們要認識到醫療界內現存的問題，我們要認識到政府診所門診部的不足，認識到低下階層市民對更多和更好的醫療設施，醫院和醫務工作人員的迫切要求。我們要認識到為了病人的健康設想，單是醫生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要學習如何和醫療隊伍裏的其他成員充份合作，為香港市民的健康多貢獻一分力量。儘管現醫療界有「名利掛帥」的情況，儘管香港的低下階層還是缺乏應有的醫療照顧，只要我們及早認識清楚這些情形，立下決心，打好基礎，實事求是，不空談理想，多花時間和病人交談，多參與認識社會各方面和世界上各國醫療問題的活動，了解自己將來要面對的環境，發揮集體的力量，我們是一定能夠克服這些「困難」的。

香港現今的醫療制度存在着很多問題。實習醫生的工作繁重，平均每天工作十多小時，形成睡眠不足的問題，影響工作的情緒，引致病人對實習醫生產生誤解，在醫院裏面的階級觀念，工作和利益的衝突，其他工作人員的不合作，都嚴重影響到整個醫療隊伍的效率，政府醫院缺乏醫生和其他技術人員，使到醫生無法抽時間與病人溝通，令市民對醫院門診部有「趕鴨仔」的感覺。作為一個行醫者，應及早作心理準備，面對這些壓力及困難，建立好自己，與其他醫務人員一道，多為市民的健康貢獻力量。

白求恩

白求恩醫生 (Dr. Norman Bethune) 於一九〇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一個小鎮出生了。他的父親是牧師，這令白求恩自小便存着愛心和服務人羣的志願。

這位偉大的外科醫生從小便好奇和冒險的精神。在他八歲時，他便從事解剖蒼蠅和雞骨頭。後來更煞有其事地宣佈大家不許再叫他享利，而要叫他諾爾曼，並且把他和他同名的外祖父的外科醫生銅名牌掛在自己的臥室門上。

二十四歲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白求恩雖然還有一年便得到醫學博士，但他卻在加拿大宣戰時成為第十個報名軍隊充當担架員。在法國，破壞、死亡、和屠殺的戰場上，他學會了很多東西，也思索了很多東西。

戰後，他便到美國底特律開業。這個新興工業

城市各方面都欣欣向榮，但是來求診的，只有付得起診費的妓女。在這段行醫時期，白求恩接觸到許多窮人，他發現當時的醫生像商人般，只曉得賺錢，醫療制度也只是為富人而設的。他在那裏學到以前無法學到的——「最需要看病的人是那些付不起診費的人」——有見於此，他對診費多少毫不計較，有時連診費也不收，慢慢地工作忙了，加上他時常喝酒，發脾氣，他終於患上了嚴重的肺病。肺病當時被視為不治之症，唯一的方法就是靜養，白求恩就懷着絕望的心情到美國特魯多醫院休養。

後來療養院的醫生把白求恩隔離在山坡上的小房。那裏和他住著還有其他三位患了不治的肺結核病人等待着死亡的來臨。一天晚上，白求恩偷偷地翻牆看看，無意中看到約翰·亞力山大著的「肺結核外科療法」提出「壓縮療法」。一線希望在白求恩心中產生了，最後他下定決心去接受這個還在試驗階段的醫療法。雖然院方指出這種醫療法過於危險，但白求恩挺起胸膛說：「各位，我歡迎危險！」這次治療馬上收到了效果，兩個月後白求恩已經差不多康復了。在住院期間，他看到肺病者的痛苦，衰弱和絕望，給了他一個大的啟發。

他更容易面對現實，以往他滿咀說的是好聽的理想，事實上名利掛帥在醫學界面前，今後決不如此。他要成為一個真正的醫學工作者，目標是向肺結核進軍。這樣白求恩便開始了胸外科醫生的生涯，他把自己的經驗用在實踐上，發表了許多論文，又發明了許多肺部手術工具。

白求恩成了有名的外科醫生，但是他有一種獨特的風刺性，他把一切文憑都掛在浴室牆上；對一個專愛吹噓他的職業的同行，他便說外科醫生和鉛管匠沒有區別，除了他並不像鉛管匠一樣地熱誠。一九二九年紐約股票市場大跌引起經濟大恐慌，失業人數大增，國際外交上也不斷出現挑釁行為，希特拉的崛起，建立了法西斯政權。這時白求恩

續第貳頁

洪若詩

洪若詩是英國的一位著名外科醫生。最多人敬佩的是他一生都能堅持自己的理想，付諸行動。他出身貧窮，好不容易才爭取到讀醫學，畢業更並獲得講師一職，足以使他脫離貧窮的生活，而擠身於上流社會。可是他沒有耽於遊樂，毅然拋棄了一切享受和安定的生活，投入了被壓迫的一羣，為他們服務。

由於受到父親影響，洪若詩參加了學校的政治生活，後來加入了社會主義醫學協會。這個時期他看到低薪工人所過的生活，看到千千萬萬人受着貧窮和饑餓的壓迫。一九三二年，第一次「饑餓進軍」從四方八面匯集倫敦，進行抗議，獲得公眾的支持。可是這個和平示威的隊伍卻受到警察的無理鎮壓，很多人受了傷和被逮捕。洪若詩和一些同學即組織了急救隊伍去醫治受傷的工人，經過這次接觸，洪若詩發覺原來自己根本不甚瞭解這些工人，他覺得自己幫助他們只是出自感情。自此之後他便積極地打破自己和工人之間的隔膜。

當洪若詩完成了基本醫科課程，接受臨床訓練時，便更深刻地體會到醫學教學的組織。在那個時代，他們的師長都是所謂名流，生活富裕，時常嘲笑同學們的科學熱忱。他們自己開業，有大宗收入，至於教書，只是用作鞏固自己的地位。學生和病人就好像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存在的。洪若詩看到要是自己走上了他們的道路，遲早也會成為他們其中的一份子。因此他竭力地尋找出路。他嘗試放棄讀醫，寫信給年老的毛罕（英國作家，也曾是醫學醫生）提議由他代毛罕去旅行，替他發掘寫作的材料。可是毛罕建議他繼續去完成醫學課程，畢業後做輪船醫生便可以到各地旅遊。他遵守了毛罕的意見，完成了醫學課程。

畢業之後，由於是榮譽生的關係，他被聘請到劍橋大學講授解剖學。一切都很好，那優厚的薪金足以使他生活得舒舒服服，優哉游哉。那學院大廳的晚餐，一套的繁文縟節，喬治王時代的燭台夾金邊框的油畫倒令他沈醉一時。可是這種沈醉的生活不久便令他產生了極大的矛盾，他時常回想起倫敦的「饑餓進軍」，內心在交戰着。另一方面，教授希望他留下，答應在七八年內給他教授的職位。面對一個錦繡的前程和美好的生活，他抉擇自然是困難的。最後他覺得自己最初讀醫是為了從事實際的醫學而不是為了一個安定的職位，況且很多地方出現了緊張和矛盾的氣氛，加強他下定決心離開劍橋，離開了那消磨志氣的舒服地方。

這時他接受了毛罕的建議，在一艘開往中國和遠東的貨輪上充當隨船醫生。就這樣他接觸了舊中國，深深地感受到舊中國的苦難。他在自己的書中，引述了一位加拿大旅館業人士的話。他在解放前的上海曾住過二十多年，在一九六五年重回上海，回想起他熟悉的舊上海景象：

「我尋找生大頭癭的孩子。滿身被虱子咬得紅腫的孩子。眼睛發炎、眼眶通紅的孩子。牙齦出血的孩

子。肚鼓脹、四肢細細的孩子。我日夜向行人道上張望，看看有沒有被乞丐們故意弄得五官不整、四肢不全的孩子。乞丐們把這些難以卒睹的孩子當作自己的後代，向衣服煌煌的過往行人求告施捨。」

「我尋找弄堂工廠的幼年奴工。他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實際上是用鐵鏈鎖在沖床上。這些孩子如果失掉一個手指，或者傷勢再嚴重一些，便會被趕到街頭去乞討，在垃圾桶裏打滾，藉以生存。」

在一九六五年，他的尋找完全失敗，但在三十年代，根本不用四出尋找，因為到處可見。

為了要貫徹他的政治理想，要站在被壓迫者的一面，他來到中國定居，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才發現到這個世界是一個極不正常的社會，他懷疑一個外科醫生是不是只能治療人體，一碰到社會問題就無能為力呢？

醫學在飛快進步，而患病的人卻越來越多，死於肺病的人正在增加。這是什麼原因呢？他研究了治病的方法，不由地想起發病的原因。結核是和貧窮分不開的，治好了一個，卻來多十個，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呢？作為一個醫生，並不能改變使人染病的環境。貧窮，不夠營養，過度疲勞，心理負擔等都是經濟和社會的問題。在以往，他以為只要努力執行醫生的工作就可以將肺病消滅，但慢慢地明白到醫生必要深入羣衆中去，了解羣衆的問題，為他們解決。

隨著西班牙內戰的爆發，他又面臨另一次的衝擊，他覺得西班牙需要他的幫助，終於在一九三六年白求恩組織了加拿大醫療援助隊去西班牙協助共和派軍隊對抗佛朗哥。對於白求恩來說，他犧牲了

作為胸外科醫生的前途，把他的名譽地位拋棄得一乾二淨。為了實現他的理想，他毅然寫下了辭職信，寫下了遺囑，啟程赴西班牙。

為了爭取更多的支援，白求恩於一九三七年回到加拿大到處演講和籌款。突然間，七月七日，日軍公然攻擊北京。白求恩閱讀看日軍轟擊中國城市的消息，不由地想起了西班牙內戰，似乎聽見了砲聲，看見了傷員。這件遠東發生的新事件，中國比西班牙更需要醫師，終於白求恩於一九三八年連同組織醫療隊的裝備和供應離開溫哥華，前往中國大陸。

在中國，他策劃興建了模範醫院，介紹輸血，並跑到前線去發揮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把身體每一分力都貢獻給中國人民，在一次手術上，他忘記我的工作態度，使他劃破了手指，由於沒有好好料理，引起嚴重感染，終於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離開了我們。

編者的話：

首先，讓我們熱烈歡迎一百多位新同學加入醫學院這個大家庭，我們尤其高興能得到二十多位新同學參與啟思的工作，使編委會更顯得朝氣勃勃。讓我們新舊同學齊來把啟思辦得更羣衆性，辦一份既有大學生特色、又合乎醫科同學要求的報紙！

經過一連串的迎新活動，各位新同學都重新拿起書本，開始大學生活的第一步。但是正如你們在迎新營、迎新日聽了舊同學和一些醫生們講志向，談理想，你們自己有沒有想想自己今後在醫學院裏，在大學裏要學些什麼呢？有沒有想想或開始思索一個醫生的責任和道路呢？今期的專題是行醫者的道路。在做這個專題的過程中我們採訪過一些醫生和同學並經過專題組同學的討論後作了初步的結論；我們並會用白求恩和洪若詩醫生們的生平作為例子，希望在各同學的摸索過程中，能起一些輔助的作用。

近期在醫學會裏將有兩個大型活動，一個是開放日，而另一個是中國周活動。開放日的活動現將籌備，而中國周的活動更早已準備就緒。今期我們刊登了中國周活動一覽表和重點介紹了Professor Lisowski的演講，希望各位同學共同參與，多提意見，使開放日和中國周活動更羣衆性和更合乎同學的要求。



更正啓事

第七、八期合刊

(一) 第12版Errata下，

Cross Country Run 1styr(9). 2ndyr(3)
3rdyr(6) 4thyr(3) Champion(1sty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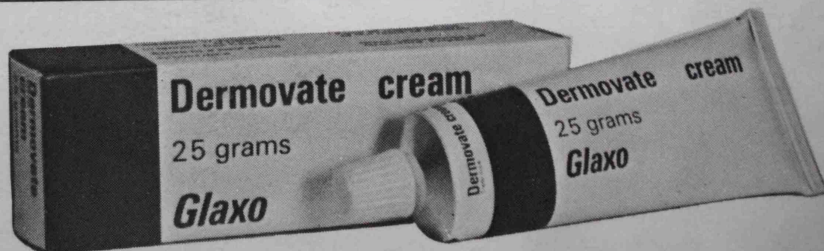
應改為：

Cross Country Run 1styr(9) 2ndyr(3)
3rdyr(6) 4thyr(4) Champion(1styr.)

(二) 第11版的「一位醫生的感想」一文中，在「(二)醫生的責任是改善人類的健康」一段下，應加上：

「面現象，如醫務人員態度不好，使人難受，產生可免則免想法，所以，我們又怎能滿足於等待病人來到我們跟前，就給開個方，表面囑咐幾句呢？

又例如吸毒和性病問題，醫學上，已有辦法戒毒和治療性病，可是，這些病害者還是不斷產生？還有職業病如工傷事故不是很多嗎，難道我們不懂得預防勝於治療，可是又為什麼不能預防呢？凡此例子，數不勝數，都引導着我們去考慮如何才能夠改善人類的健康，而不只是滿足醫治眼前的幾個病人。」



DERMOVATE clobetasol propionate
A top performer in psoriasis and stubborn eczemas
Glaxo — leaders in topical steroid research

新的開始

雄

三四年前「一個醫生的成長」那套幻燈裏，描繪着醫學生是受着功課、考試的壓力。他們向往豐富的大學生活，要求認識國家、社會，但無奈何；他們深深感到醫生在這社會裏高高在上的地位，並且為無數苦大累大的各門診部外大排長龍而焦躁不安。三四年後，醫學院，又是怎樣一個模樣呢？

在這幾年來，一個大家都不曾否認的可喜現象是醫學院的活動一年比一年蓬勃，同學愈來愈關心往都有搞的如健康委員會的大型展覽，電影籌款，週年舞會，和各種球賽以外，幹事會還成功地搞了一個步行籌款，接待了巴布亞新畿內亞訪港後經港的老師和醫學生，搞過一個關心了解和學習醫生工作的活動，又曾邀請非英聯邦醫生與同學座談。今年醫學會並成立認中學委會，參加學聯的中國周活動。最近的「中山醫學院參觀團」，更是前所未有的，結合醫科特點的新創舉。以上還未包括一些standing committees搞的參觀、訪問、座談和電影放映呢！

這熱氣騰騰的現象，表示了醫科同學都明白做好醫生不能光靠死讀書，表示了大家正在從參與學運中解決應該怎樣做一個好醫生的問題。今屆幹事會在政綱裏提出了要肯定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這個方向，就是近幾年來同學參與活動的總結。醫科同學正是從醫學生、醫療問題這出發點實踐着放、認、關、爭這個方向。

關社

從早幾年健委的成立，說明了醫學生關心香港醫療問題、關心市民大眾健康。一年一度的大型展覽，就是希望通過展覽形式為市民提供一些醫學常識，同時使我們有機會與市民接觸、交流。但是，同學不滿足於做展覽。近兩三年來，從訪問長洲醫院，參觀元朗醫療機構，訪問元朗市民到「香港醫療問題學習小組」的成立，以至去年訪問石碼場的工人，工人座談職業與健康，今年的訪問地下鐵等，都充分說明了同學開始感到關社是要多了解和認識勞苦大眾的現實情況。只有通過密切聯繫，接觸和關心，我們才能對勞苦大眾有感情，才能認識到市民需要得到的是什麼，需要的是怎樣的醫生。

近兩年的大會展覽，在籌備過程中開始從只是鑽研書本到實際接觸。去年的「精神與健康展覽」，同學們親自登門訪問精神病人，從實例的例子中體驗致病的原因。今年的「你的健康」，負

責「職業與健康」部份的同學訪問不少工人，從工人的遭遇中找出工傷事故的根源。這些新的嘗試和經驗，都是值得總結和提倡。今年搞實習醫生的問題，非聯邦醫生座談會，使我們可以對香港醫療服務的情況有進一步的認識。一些同學到瑪麗婦女醫院，亦是有機會從服務的過程中加深對我們身處社會各種問題的認識。其實可以做的還很多，例如今年葵盛園老鼠為患事件，我們就應該跑去看看。總之，在我們五年的過程中，功課有時會繁忙，但應爭取機會去了解香港醫療服務，關心勞苦大眾。再不能停留在一個關門門，在寧靜的，幽美的房間內高談闊論做個有愛心的醫生，怎樣才是有醫學道德的那一個階段。

認識祖國

隨着我們國家在這二十多年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專同學亦從冷淡、毫不關心國家大事轉為熱切希望多認識自己的國家。從搞第二屆中國周的「洪若思醫生演講會」到一些同學的中國近代史班，到第三屆中國周加入「中國科技史展覽」，醫科同學參與開始增多。去年幹事會雖然沒有參與中國周，但啟思亦搞了配合中國周的座談，電影和書展。通過接待訪問中國的巴布亞新畿內亞團，同學們有機會得知中國醫療服務，尤其是母嬰保健的情況。去年一年班同學搞過中國近代史學習班，醫學會亦成立了認中學委會，參與學聯的中周活動。最近新嘗試的「中山醫學院參觀團」，更使醫科同學從一年班到五年班都有機會參與認識祖國的活動。

兩三年來同學參與與中國周，都是從了解中國的醫療服務入手，分析中國怎樣以合作醫療，赤腳醫生及縮短學制等大胆嘗試，努力解決人民的健康問題。今年暑假的中山醫院參觀團，更提供機會給同學親身接觸，了解中國是怎樣培養醫生、治療和預防疾病。我們在香港做醫生與中國的醫生有何分別？中國解決醫療問題的經驗，到底對香港有沒有幫助？中國所要求的醫生，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記得在中山醫院，一位同志提到上海的外科醫生陳中偉，由於經常到工廠與工人一起工作、交談，親身感受到工人被機器軋斷了手腳後殘廢的情況，於是下定決心要為工人解決這問題。結果他和不少醫務人員共同努力創造出斷肢再植的新經驗，使中國在這方面遙遙領先。而我們多關心接觸工人、勞苦大眾，不是可以激發我們在掌握基本醫療技術後能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嗎？通過認識中國醫療情況，對於我們考慮做一個怎樣的醫生不是有一定的啟發作用嗎？而關心社會和認識中國正是有密切的聯繫呢！

認識中國的形式很多，以上提到的歷史班、座談、展覽、旅行團等不過是醫科同學的一些實踐而已。認識中國，關鍵在於能夠踏踏實實地找資料，去旅行參觀，討論交流；實事求是，少說什麼客觀中立態度，什麼理性分析，不然的話，前怕狼，後怕虎，又怕自己不夠全面，又怕自己不夠理性，不夠客觀，百般嚴格要求，終於最好能手不幹。不知道學生會今年決定不參加學聯的中國周，是否為了這個原因？如果醫學院也是這樣，恐怕也不敢搞「中山醫學院參觀團」了，那就真是大失良機了。

幾枝竹一扎難折斷

隨着醫學會活動的發展，醫科同學亦通過工作、活動的接觸，好像生活在大家庭一樣。今年的幹事房比去年前年熱鬧得多。試看今年的步行籌款，大家為了醫學會出錢出力，連老師們也踴躍參加，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又今年Fraternity Committee能主動邀請幹事，及各屬會一起搞迎新，比去年搞得出色得多。一些高年班同學雖然沒有放假，但仍抽身到長洲參加迎新營，並主動表演話劇，唱歌，使高低班的距離更接近，更融洽。只有團結才是力量。最近浸會書院校方無理干涉學生自治精神，意圖破壞學生會組織，最後更無理地要開除，警告學生。由於浸會同學的團結和對學生會的支持，一起據理力爭，又發動千多人的簽名運動，使校方作出讓步。現時這事件還在發展中，希望大家都關心。

結語

新學期開始了，又一批新同學朝氣蓬勃地投入我們的行列。在新的學期，新的活動亦以不同形式豐富着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同學權益的方向。讓我們朝着這個幾年以來大家摸索出來的方向，共同投入參與，認識和交流，在實踐中解決做一個怎樣的醫生這個問題。



第五屆中國周活動程序表

日期	活動	時間、地點
12/10 至 19/10	中國週展覽	火車站 上午十時 至下午六時
13/10	講座：中國外貿 Mr. Roland Berger	未定
14/10	中國週開幕暨 文藝晚會	利舞台 下午七時半
15/10	講座：伊文思	理工 晚上七時半
16/10	電影招待會 “農公移山”	理工 晚上七時半
16/10	步行籌款	藏南到港大 上午九時
21-26/10 10月中旬	專題研究總評 論文集	未定



Health Car in China - A talk by Professor Lisowski, Department of Anatomy
Date: 17th October, 1977
Time: 5:00 p.m.

Professor Lisowski has recently participated in a trip to China this summer. Also participating in the trip were 28 other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medical peopl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mainly from the University. Professor visited hospitals, archeological sites, universities, industries, schools and communes and has witnessed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health care in china since his last visit in 1973.

His talk will be on the background to present Health Care in China and its development since 1949. He will also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tatus of Health Care in China during the pre-liberation period. His talk will last for an hour and there are also slides on facts and figures.

權益不容侵犯 反對大學加費

普選評議員 盧子健

在九月二十七日的校務委員會上，校方已通過了由七八年起每年加費一百元直到八〇年加至二〇五〇元後再重新調整。這一次加費經過了同學們討論嗎？是為同學們所同意的嗎？

加費決定是如何作的？

大學加費的消息早在今年四月傳出，六月校方也曾邀請學生代表列席校務委員會討論有關加費問題，但會上只是校方向同學提了一些原則性問題，探討同學的反應，如「你覺得學生是否應交學費」——最高同學能負擔到那裏——等，卻絕口不提具體的加費建議。直到九月二十日，校方才口頭上通知學生會具體的加費方案，二十三日才有書面通知予學生會，也說出了加費的理由：物價上漲，真是簡單得很。九月二十七日，學生代表又再有機會列席校務委員會上，但會上同學們還未把反對加費的理由和立場講清楚，黃校長便把討論範圍局限於資助貸款問題上。事實上，在整個過程中，大學從不敢認真地和同學一起討論，從來不去認真調查一下現在在校內同學的實際經濟狀況和加費後可能起的校內外影響，才作出決定。這說明了校方是一意孤行，早有決定，只不過利用邀請同學代表來掩飾他的獨斷專橫，以早些放點風聲來使同學幻想可和他民主討論。事實上，校方這樣的手法無非因為他根本拿不出有力的理由來加費！

通貨膨脹是甚麼理由？

校方加費的理由簡單得很：物價上漲。因為支出大了而需要增加收入是好一個似是而非的論調。但實際上通貨膨脹近年來已成為一個長期現象，在這個現象底下百物騰貴，包括日常消費、水電租金和甚至不少政府部門的收費和稅項。百物騰貴最受影響的當然是廣大的消費者：社會上的升斗市民，也即是我們中不少同學的家庭（據DIPC調查報告：大學有百分之八十同學來自低下階層）。他們就是承担着物價不斷上漲所帶來的沉重負擔。反觀政府當局呢？通過提高稅收，提高租地地價，提高政府部門費用，近年來盈餘居然步步高陞，最近一個年度更創下了約九億元的紀錄！誰是通貨膨脹的受害者，誰是得益者這個問題不是很明顯了嗎？現在，卻反以通貨膨脹作為理由而加，實在令同學們百上加斤，而政府即利上加利而已！這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實不能為同學所接受！

事實上，大學教育應當是政府需要負責的公共福利。如果在這個福利設施可以加費，那麼在其他範圍內又如何呢？醫療服務可以加費嗎？中學教育可以加費嗎？邊的不談，大學內部各項費用是否又

可以加呢？當局是應按照廣大市民的能力和需要來辦大學教育的。現在大部份同學來自中下階層，大部份是在政府資助和甚至需要兼職來維持學業，更有一定數目的清貧子弟要維持家庭開支。面對這樣背景的同學，近幾年政府採了甚麼態度呢？七四年會經加了一次學費平均百分之八，下一次加學費最後將增加三百元。總加起來就有平均七百元的數目！再看七四年的宿舍費用也因物價上漲作了大幅度提升，現又有一個調整宿舍費的計劃，如果推出成功，宿舍同學每年要多負擔三百元，宿舍費用這幾年間就會增加約一千元！這樣的不斷加費，長此下去勢必把大學做成高價學府，把清貧子弟拒諸門外。難道這就是符合廣大市民的能力和需要嗎？

團結起來 維護我們的權益

這一次的加費是不合理的，校方的做法也是野蠻的，但同學們還沒有起來！前期學生會依靠的意見書，在校務委員會和校方討論這些方法證明是不足夠的。我們的權益要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維護。我們要相信同學團結起來是有力量量的，也應當相信同學是能發動起來的。當廿一日我得悉加費的具體方案時，便匆忙在廿二日和其餘兩位普選評議員陳修俊和張瑞霖同學發了一份問卷，以能在廿三日學生會評議會上正確反映同學的意見。問卷只發了一天，發出去的四百份中便收回了二百多份，從意見的總結中使我們有信心在評議會上提出反對通貨膨脹的理由和反對加費方案的兩個議案。在廿六日，我們又趕忙辦了一個討論會，只到了當天上午才公開宣傳，中午卻有超過百位同學出席，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想法，也構成了本文分析通貨膨脹理由的基礎。從這兩次局部的工作令我們相信同學對這件事是關注的，只不過前期同學們還未動員起來把力量扭成一股繩！環顧浸會同學的例子，學生會就是堅持細緻發動同學，除了做問卷外，還搞家訪，搞大形論壇，搞簽名運動，廣泛地團結了同學，使得浸會校方也不能隨便剝奪了學生的獨立自主。回顧去年大學宿舍事件，只不過八十多同學團結起來，上下一致，使校方作出讓步。的確，我們的權益是不能任由校方擺佈的，我們的學生會不能是軟弱的，我們現在就要迅速組織起來向校方施加壓力，如舉辦反對加費的大型論壇或簽名運動，把同學的力量集結到具體的行動中來。同學們，就讓我們團結起來，維護我們的權益，反對大學加費！

浸會事件的發展

啓思記者

本年三月廿四日，浸會學生會會長潘國德同學收到浸會校方來信，信內要求學生會章內加入兩點內容：一、學生組織自由參加。二、學生組織之最高決定權由校方掌握。並且限期於四月三十日前答覆。

就此次事件，浸會學生會代表會於四月十六日成立了「修章委員會」，處理有關修章事宜。「修章委員會」出版修章通訊一、二、三期向同學介紹校方的兩點要求及有關資料，並於四月廿九日召開「修章問題座談會」向同學交代有關情況，並聽取同學意見，是次座談會，訓導長亦有列席。

因為修章事件關係全體同學利益，浸會學生會採取問卷和家訪形式以聽取同學意見，結果收回千多份問卷，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同學認為學生組織之最高決策權應歸於同學，百分之九十九認為需要一個代表全院同學的學生組織。同時修章委員會亦約見謝志偉校長，進一步討論修章註冊事宜。

浸會校方七月七日再來信給代表會主席，重申學生會章必須註明校方所提兩點。

浸會學生會成立「浸會學生爭取民主自治行動委員會」以處理校方的要求，行動委員會由學生會會長，代表會主席，學生會秘書及十三位系會主席所組成。

由於校方多次聲明，若學生會不接納校方的要求，八月後將封閉學生會，「行動委員會」認為事態嚴重，故向校方申請借用課室舉行座談會，並發信邀請副校長及訓導長出席討論，但校方並不批准召開此次座談會。

八月十一日，座談會如期舉行，由於出席人數多達三百多人，臨時改在學生會休息室舉行。但會議剛開始，代校長陳彥民等三位行政人員竟然使用搶「咪」，禁止發言，拍照，停電，鎖門，召警等手段對付正在進行討論的學生。八月十二日學生會召開記者招待會以澄清是次事件。

八月廿五日，在陳彥民代校長主持下，教務會議議決通過開除七位同學，警告十五位同學包括學生會會長，學生會代表會主席，土木工程系系會主席，外



務副會長等學生組織之負責同學，但陳彥民副校長卻於九月一日向報界否認開除的事實，祇說將會採取處分行動。

被開除的同學要求會見校長謝志偉博士，但被拒絕，後來謝校長同意接見七位同學，但他表示他無權推翻教務會議的決定，見面目的僅是聽取意見。學生家長聯名致函謝校長，要求校方解釋「處分」學生原

因，及要求撤銷對廿二位同學之不合理「處分」，但校長拒絕面談。同時，被警告的學生王綺嫻家長向報界發表聲明，提出證件證明王綺嫻八月十一日根本不在香港。作為一間高等教育學府在作出這樣重大的決定時竟然如此草率，實在令人震驚。

九月十九日謝校長終於同意會見學生家長，經過兩小時的會談並沒有獲得結果。

九月二十三日教務會議再度召開，七名被開除同學逐一被傳進去自白十五分鐘。之後，議決其中三人保持原判，四人需寫悔過書如滿意可考慮將開除改為嚴重警告。七位同學經商議後決定聯名聲明。

十月一日，七位同學正式接獲校方開除處分的通知。學生繼續向校方及教育司署上訴。



EDITORIAL BOARD (1977)

Hon. Advisor: 曹紹釗醫生(Dr. S.C. Tso)

Editor-in-chief: 伍志誠

General Editors: 李偉聯, 甘啓文

Secretary: 梁佩娥

Treasurer: 周永堅

Section Editors

馬學章	黎國良	葉榮根
許伯鈞	韋玉良	何汝祥
何穎頤	吳維昌	葉麗輝
關玉蓮	高永文	張幼翔
雷聲响	張子安	郭天福
鄭志誠	梁承輝	廖慶榮
葉廣蔭	林傳信	
楊日華	李樹堅	
張德輝	陳廣明	
李炳光	唐富民	
鄧文祥	關鼎樂	
陳家遠	張錦流	
楊重光	梁廣華	
麥廣亮	劉少懷	
吳榮豐	謝繼發	
陳國璋	陳學深	
袁國勇	盧志榮	

Artists: 沈明德, 文志衛

Circulation Editors: 劉漢杰, 傅健行, 傅秉雄

Photographers: 莫家揚, 李振垣, 陳浩傑

News Editor: 蕭宏展

Past Board Representative: 林容賜

浸會-民主與自治

啓思記者

浸會校方向報界發表聲明：「……況本校為一私立專上學院，無論在社會、法律、政府方面對學生會之各項活動有最後決定權。」又謂：「在民主自由社會中，學生個人應有自由權選擇其是否參加學生會組織，否則等於強迫入會，既流於不民主，更無自由可言。」

究竟甚麼是學生會？在尊重校規的基礎上，成立民主、自治的學生組織，這是大專教育的一部份。學生會也代表著所有同學，籌辦各類活動，爭取同學福利，爭取同學權益。要求同學把自己的學生會的最高權力交出，並以「民主、自由」為理由，發出自由參加學生會的規定。事件發生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號稱民主自由的香港，實在令人震驚。而在同學要求開會就此事討論並廣泛徵詢同學意見的時候，校方不單不接納邀請，還着令不准召開座談會，繼而再在座談會剛開始不久便赤膊上陣，由陳彥民代副校長等人用搶咪、停電、拍照、恐嚇及最後召警等手段阻止會議進行。之後，更以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加諸學生會的負責同學身上，加以警告，其中七名同學還遭到開除。

為甚麼浸會校方要提出修章？

為甚麼如此懼怕同學們召開會議討論？

為甚麼要用高壓手段開除同學？

我們來到浸會書院，發覺側門已經被封鎖，它之所以被封，原來地理上直通學生會，校方不放心讓它開着，幾個浸會同學迎接着我們：「你們三個一批進內吧，省卻被看守大門的工友阻撓，前幾天我們才被拒入內。」還未走進校園，那股強權統治的氣氛已經很濃。

學生會內鬧哄哄的，一切都如常地運行着，只不過周圍都將貼着標語，支持同學，反對校方，並要求校方拿出誠意來解決問題。七位被開除的同學中的五位和其他在場的浸會同學，用他們第一身的親身經歷，述說着事件的經過：

「九月二十三日教務會議上，我們七個人像犯人般逐一被傳進去，給我們十分鐘自由，沒有人提問，時間到了便被『請』出去，不論我們是否已經講完想說的話沒有，之後便定出四個要寫悔過書，假如滿意，會考慮繼續留校，其餘三人則維持原判。」

「校方開除處分我們的理由，只籠統地說——觸犯校規，侮辱師長。就這兩點上，他們並沒有具體的說明，也沒有提出充份的證據。後經家長們多次交涉及社會人士的壓力，訓導長才口頭宣佈我們的『罪狀』，其中包括：明知故犯『校方決定』而召開座談會；印象中某人當日在會場表現活躍，在主席台附近走來走去，印象中某人坐在大堆同學中間活躍發言；印象中某人拿着咪大聲說話，煽動情緒。只要他印象中的東西便是你的罪名，真是可笑得很。」

「那麼，理應當天在場的三百多同學都要受到處分才對呀？」

「對，他就是這樣說，假如他能認得並紀錄下當天出席的學生姓名，每一個都會受到處分。」

「簡直豈有此理，連學生開座談會發表意見的機會也要剝奪。」

「校方說：修章的兩點內容是學校的原則，學生只能接受並加進會章內，同學無權表決接納與否。他還打個比方，謂學生會就好像母體內的胚胎，是無權選擇出世與否的。」

「一方面校方以最不民主的手法強迫學生會把最高權力交給它，還施用開除同學以起殺一儆百之效來恐嚇我們；另一方面卻大叫甚麼自由民主，所以同學應自由參加學生會。其實，校方目的在控制學生組織，分化同學，將一個團結有力的學生會沖散，破壞同學爭取福利權益的活動。在千多份問卷的調查所得，

百份之九十五同學認為學生組織之最高決策權應歸方同學，百份之九十九的同學認為我們需要有一個代表全院同學的學生組織。校方的決定是違反絕大多數同學的意願的。」

「校方亦不甘後人，急急推出一封長達五頁紙的信，中間夾着一份問卷，要求我們填妥寄回。來信大量列舉學生會之不是，謂學生會財政紊亂，又提到幾年來學生會都是一團亂，還用盡辦法說明學生會的工作未能滿足同學需要。總之，就是告訴同學，學生會是壞的，是不好的，那你們便該將大權交到校方手上。」

「問卷配合那封長信，有很多誤導的地方，很多同學都表示不應填寫，有些題目，無論填任何一項都會引致學生會不利的結果。例如校方問：一你是不是認為學生會在下列事情上已有滿意的表現：

- ①給與同學清楚的財政收支及資產報告，
- ②給與同學對其行政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 ③提供能使你產生興趣參與的集會及活動。

一你認為是否每一浸會學院之學生應有自由權，決定加入或不加入學生會成為會員。

一你是否希望校方繼續為你提供有關學生自治及學生活動問題之資料。

面對着這些問題，有些同學索性把問卷填好，加上自己的意見，交由系會處理。我們不清楚校方發出多少份問卷，但我們會盡量搜集，密切注視，並比較一下我們所收到的和校方所公佈的數字。」

「其實校方最懼怕見到同學團結。它禁止我們開會，開除同學，近日還經常恐嚇同學不得鬧事，否則便要步七位同學被開除的後塵；並聲言不會聽同學的意見。校方甚至對家長說：『就是學生、家長、社會人仕再多的壓力，我也不怕，極其量把浸會書院關掉。』完全擺出一副蠻橫的態度，沒有半點爭取合理解決問題的誠意。」

「今天，正是考驗大專同學團結力量的時候，我們要爭取學生界的獨立主權，爭取一個屬於自己的自治組織。通過此次事件，我們所獲得的，將會是更多同學的支持和關心，強權是壓不倒真理的。」

一枝竹會易折，幾枝竹一繫斷難，孤掌莫恃倚，團結方可幹大事！浸會同學爭取民主自治的學生會，關係着整個學生界的未來，正如浸會同學說，是考驗大專同學團結力量的時候了。我們要發聲，要在精神和實際行動上支持浸會的同學，爭取學生合理的權益，堅持學生民主自治的精神。

Service and security for today and tomorrow

Savings Accounts
Current Accounts
Short and Long Term Fixed Deposits
Instant Cash
Gift Cheques
Safe Deposit Boxes
Paymatic

Foreign Exchange
Import and Export Bills
Trade Information
Stocks and Shares
Leasing and Hire Purchas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any of our services, please call on your local Branch Manager or telephone the Customer Services Department at 5-223302.



The Chartered Bank

For today and tomorrow

From the Editorial Board:

We are indeed delighted to find that Caduceus is receiv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doctors, both those in the University and elsewhere. We hope that more doctors will contribute to Caduceus in future and may we express our warmest welcome to the contribution 'Some Thoughts about Our City' by Dr. Antony Tam to this issue of Caduce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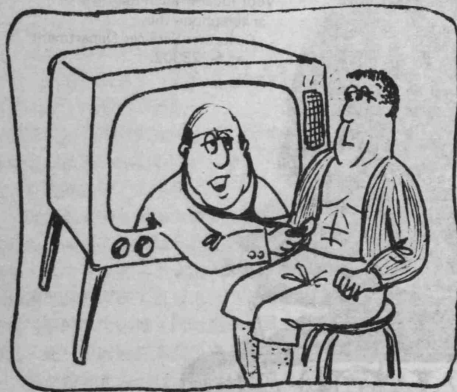
SOME THOUGHTS ABOUT OUR CITY

Dr Antony Tam

Recently I have heard "I am indeed relieved now that I have sent my father (with Ca-Lung) to America for treatment" from the T.V. actor who portrayed a doctor. What a comedy! Mass media could easily be poisonous, they could make relatives push the doctors to predict the survival, connect the health of the patient with malignancy. They could do it in such insidious ways, delivered so naturally, concealed in everyday language as to be so effective. And they have made people think treatment abroad is always better. This kills me, for even visitors know that Hong Kong is renowned for the research and treatment in the following, just to mention a few - I am still too junior to be near the completion of the list: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holangiocarcinoma & Clonorchiasis
Recurrent pyogenic Cholangitis
Spine Surgery, Scoliosis and Halopelvic traction
Short course Chemotherapy for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Rifampicin regimes.
G6PD deficiency studies
Treatment of Choriocarcinoma
Viral Surveillance
Adenocarcinoma of lung in ladies.

And partly because of geographical reasons, and large population, we are much more experienced than many of our colleagues in other places. Let us stop wondering where we are as compared with other places, stop telling too much about Hospital bed: population ratio, because it could cheat without mentioning the turn-over rate, about patient to doctor ratio as compared to England where they have the N.H.S. and Unions that could enjoy strikes at the expense of national economy - we have private practice to make the ratio actually more acute but we have better workmanship. It is high time that we extract ephedrine from our own Ephedra, duogastrone from our Glycyrrhizae, improve our Cowpox Vaccination and write our own Textbook of Medicine for Hong Kong. Neither should we allow our bad habits (as Dr. Sun Yat Sin put them: impunctuality, inaccuracy, hesitancy etc.) linger one, nor should we let the Western advertisements lead us to think we could 'lead a good life' by smoking Virginia King-Size filter cigarettes. Mind you, psychiatrists have



incriminated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Western luxury attractions" and Asia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life style for a high percentage in significant emotional illness in Asian Cities - Hong Kong tops the list - 38%, next come Singapore and Taipei. (1969) I just wish we will start exploring life satisfaction in our own way, with what we have, at our own pace. For however tantalizing the influence could be, if one does not allow himself to be manipulated, no one can do this to him. Coming back to Mass Media, it could portray a doctor as an irritable, callous and careless impunctual creature in the hospital or raise him to the utmost social prestige - the laughing butt of snobbish love stories - both highly inaccurate about the average doctor - a human being after all, also has only 24 hours to the day, 60 minutes to an hour, 2 hands and one brain.

I think the most misunderstood facts of all is that most doctors in hospital do not have the next morning off after a night call, and that it is hard to imagine how many people called the doctor (really in need or otherwise) at any particular moment. I suppose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s so respected is because we can tolerate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still carry out our duty even under aggression from them; certainly not, I hope, as the T.V. story said: because of the salary and "prestiges."

LEARNING CHANGE

Daddy didn't want his little girl to have hands like my mama did.

So he and mama worked theirs to the bone to send me off to school instead.

Because that figured education's what you need to get ahead. Far away from living like you might as well as dead. Where you work your life for wages that were never meant to pay.

More than what it takes to stay alive.

Just to work your life away.

So I thought you go to school to learn but I found you're supposed to learn to go to school.

And be grateful for the chance to stick your head inside a book and learn to follow rules.

But my understanding's growing with the speed tuitions rise. With them cutting ethnic studies and promoting lies. And I still have lots of questions that unanswered yet remain. If I'm ever going to learn the truth there's got to be a change.

I know there's still a lot to learn but I've learned a lot since I went out and got involved.

Like we're up against a system that is up against a crisis it can never solve.

It's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history, And I've found that education ain't just learning how to read. Real learning comes by fighting, and fighting as he learn, That together there is not a single table we can't turn.

- Fiery Prairie -



制化紀律但於做法，每遇有矛盾，即會引起爭論，甚至引起鬥爭。希望，不致受到尷尬所抑制。

作為一個大學生及宿舍宿生，對周圍的事物包括大學，學生會及宿舍等情況毫無認識，本身是一件很荒謬的事。要充份地在幾年內的大學生活及宿舍生活中獲益，必須盡早掌握這些知識，亦必須培養對周圍事物的關注。讓新宿生慢慢地自己去尋找，但會使他們在認識過程中枉費了很多時間，有些不察覺到這些知識對他們是重要的，可能永遠不會去認識。迎新期間，去認識這些明確地成為了他們的責任，而舊宿生亦有責任告訴他們。

這會是一個開始。新宿生在盡量利用宿舍及大學生生活方面受到啓發。是基本的一步，也是最難的一步。缺乏了紀律化的緊密部署，新宿生根本不會踏出這一步，而他也不會知道這一步會帶給他的好處。不能達到這些，迎新活動有何意義？

在這緊密的紀律化的過程中，是有人需要扮演一個嚴格明確的角色的。而實際上這些同學有甚麼切實的權力呢？他們只有用較強硬的態度去推動大家踏出這一步。

誤會往往就在此發生。心中早有舊人拿新人開玩笑想的眼見有舊人要求嚴格，態度強硬，即時想起的，會是他們正在找新人開心、出氣、報復等等。一日受這種觀念籠罩，辦迎新的就要冒著被人誤解，逐出宿舍，甚至出校的危险。

大仙風氣，根本無須於迎新期間擺出。想漁肉人，又何必選擇在使人敏感的迎新時才做呢？就一齊渡過迎新的堂友，經歷整個過程後都能明白到迎新時的所謂大仙是甚麼一回事，但卻都只能眼巴巴

望着，不致受到尷尬所抑制。

作為一個大學生及宿舍宿生，對周圍的事物包括大學，學生會及宿舍等情況毫無認識，本身是一件很荒謬的事。要充份地在幾年內的大學生活及宿舍生活中獲益，必須盡早掌握這些知識，亦必須培養對周圍事物的關注。讓新宿生慢慢地自己去尋找，但會使他們在認識過程中枉費了很多時間，有些不察覺到這些知識對他們是重要的，可能永遠不會去認識。迎新期間，去認識這些明確地成為了他們的責任，而舊宿生亦有責任告訴他們。

這會是一個開始。新宿生在盡量利用宿舍及大學生生活方面受到啓發。是基本的一步，也是最難的一步。缺乏了紀律化的緊密部署，新宿生根本不會踏出這一步，而他也不會知道這一步會帶給他的好處。不能達到這些，迎新活動有何意義？

在這緊密的紀律化的過程中，是有人需要扮演一個嚴格明確的角色的。而實際上這些同學有甚麼切實的權力呢？他們只有用較強硬的態度去推動大家踏出這一步。

誤會往往就在此發生。心中早有舊人拿新人開玩笑想的眼見有舊人要求嚴格，態度強硬，即時想起的，會是他們正在找新人開心、出氣、報復等等。一日受這種觀念籠罩，辦迎新的就要冒著被人誤解，逐出宿舍，甚至出校的危险。

大仙風氣，根本無須於迎新期間擺出。想漁肉人，又何必選擇在使人敏感的迎新時才做呢？就一齊渡過迎新的堂友，經歷整個過程後都能明白到迎新時的所謂大仙是甚麼一回事，但卻都只能眼巴巴

(二) 居者有「奇」屋

一個星期五的下午，下了課後就獨自跑到動物園，好能靜下來，準備一下晚上的會議。

喜歡聽鳥兒的歌，便選擇了對着鳥籠樹蔭下的長椅坐下。那些鳥籠非常之高，有些更是無上罩的，內裏住着的鳥隻並不多，鳥兒在內裏優哉自在的踱着或飛翔，又可在水池中一洗暑氣。看着，發覺內裏的設計真是盡善盡美，據說是由專家設計，要使鳥兒生活得合乎人道，要防止防止虛會人士感到滿意。

突然，眼前浮現出一座長型的破舊大貨倉，內裏貼貼的擺着兩排，牀與牀之間掛着布塊以分隔開不同的家庭，倉內空氣異常稠促及悶熱，小孩子都熱得出了一身熱汗，而他們的父母，就要在他們的「家」(破舊牀上)煮食……沒有大人會過問他們的居住環境，沒有人被控告虐待，有議員到過他們的居處，就說比意料中好得多了。

記得在準備漆成道及仁愛兩臨時安置所聯合記者招待會時，一個十歲的女童曾說：「港督說要『居者有其屋』，我們確是居者有其屋，不過是『奇怪』的『奇』吧！」



自蟹仔入山修練醫經以後，當自命風流，不可一世，以為凡人類之怪特，皆我有也。

至去年「MM」聲時，大仙竟能提出「Medic Night 非鹹也，鹹，則你自己腦有鹹素也」之論調，引申曰：「你沒有病也，有則你自己想病是也。」出此一招，疾病可謂無往而不利，服乎！蟹仔頓覺以往所看之怪特，皆屬 Paediatrics，自始對大仙佩服有加。

今年七七迎新，更有一套由大仙自編自導自演之趣劇，使蟹仔加一分對大仙之佩服，服其大膽與怪異也。

話說當日荷花池之夜變成陸佑堂之夜，濟濟一堂，倍覺親蜜。連學苑記者也不得其門而入的陸佑堂，我們的大仙竟能神通廣大，蜂湧而入，並得在台前大聲呼喝，如入無人之境。唉！總之世事嘅嘢，大聲夾惡，好過溫文典雅，對付迎新籌委會也不能例外。

帳幕開處，走出一班人，不知在做什麼，正是：「有嘢睇，有聲出嘅」，原來大仙聲浪實在嚇人。正

慌亂中，台上有人絆着電線，險些兒跌倒。「不用怕，有大仙照住！」一位醫科基督徒大仙大叫道，真是使蟹仔也光采之極。此人馬上成為萬筒之的，被台下照目的電筒照得臉上發白，正所謂：「永光照之，息之安所，亞孟！」

正混亂間，忽然台上走出一個人。看看，你道是誰？迎新籌委會×雄是也。原來有人想為大仙高人一等，理應在高級的地方欣賞表演，於是他們便被請到閣樓。

一登龍樓，聲價萬倍，如居泰山之上，如能統率土之濱，虎視羣猴，真可引吭曰：「易懸羣猴，汝能出我五子關乎！」此盛舉也。正自得意，忽見樓下滾出一猴，此子不知天高地厚，昂昂然曰：「何方妖怪，竟在樓上大吵大嚷。」真豈有此理，竟敢在 Medic 大仙頭上動土，蟹仔正自激氣。說時遲，那時快，大仙吼曰：「頂你！死靚仔，有胆上來打過。」那猴子嚇破了胆，撒了一泡尿，滾將回去。大仙之威勢，真能光大我 Medic 之門楣也。

此後節目一個接一個，也沒有什麼特別，問中大仙言出一語「警」句，引得舊生哄堂大笑，新男生會心微笑，新女生頻說洗耳，迎新籌委會則愁眉苦臉。

最後，有大仙曰：「請獎一個最佳捧場獎給「Medic Final Year！」陸佑堂內迅速如雷的「噓」聲，此真一大快事也。



在 Welcome Day 當日，健康委員會表演了一個白癡，現節錄如下。

- (1) 健康委會嘅目的，提高社會的意識；宣揚健康嘅知識，好有益！
- (2) 健康委會好活躍，依家講得好簡潔；大家齊齊留心聽；咪瞓着！
- (3) 我哋新一代醫生，醫療問題要關心；認識將來的責任，要認真！
- (4) 醫療問題多難，小組研究唔係優當年 MO (a) 嘅事件，打開鑼！
- (5) 搞佐元朗三二〇 (b) 家家拍門搵人煩；又去「博愛」睇一睇，把事明！
- (6) 醫務發展白皮書，究竟係咪及時雨？關係醫療嘅出路，唔係多餘！
- (7) 流動小組周圍去，放映幻燈好有趣；擴闊接觸的層面，值得嘉許！
- (8) 舊年開始搞 Health Club，幫助學校把它立；點知佢哋要歇歇，聽修樁！
- (9) 連年九月有展覽，大會堂裏整天站；講到聲嘶又力歇，好似好慘！
- (10) 其實內裏意義多，認識問題齊切磋；服務社會兼探討，多難難！
- (11) 今年「你的健康」展，內容充實多方面；生理心理與職業，好新鮮！
- (12) 休息室內好煩 Lun，個個出來好精神；究竟佢地搞乜鬼，捐血救人！
- (13) 為佐同學的健康，Health Clinic 齊來忙；安排打針又食糖，歲歲平安！
- (14) 文娛活動都有搞，午間電影大家 Shau；內容益智又輕鬆，冇人想睡覺！
- (15) 活動多多意義深，五班同學一家親；敢樣結成的友誼，來得真！
- (16) 講完 Health 嘅活動，唔知大家蒙唔蒙；陣間傾計多 D 問，咪發夢！
- (17) 提高大眾健康意識，有待各位羣策羣力。

(註：(a) MO: Medical officer,

在政府醫院任職之醫生，此事件指前年傳出當年畢業生將不會全被政府僱用時，Medic 裏發生的反應。

(b) 前年三月二十日往元朗進行地區醫療研究之活動)

不平君宿舍迎新

田

「新人入住宿舍，要參加迎新會，任由宿生開玩笑」。很多人平日竊竊私語的，茶餘飯後講的、或詼諧的題材，不平君不過再講一次，大聲的再講一次。

讀了醫科年多，住了宿舍也不過一年多，聽得實在多得發悶——我轉入宿舍，參與迎新時，同學諸多詢問，問我如何受罪，希望獲取更多聊天用的材料。自以為歡迎新人時，耳膜常被「夠夠夠發洩」等字眼刺痛。有位講師上堂向同學說「不應被迎新影響功課，尤其是某某宿舍」逗得哄堂大笑。這種種，又豈單在醫學院發生呢？先先後後，重重疊疊，這種滋味，早把我的心磨得麻木了。

一年前，我本著兩個信念去渡過並不輕鬆的宿舍迎新。做到了！至今仍無懷疑。第一，我自信能在保持個人原則下，在短時間內去認識、適應，投入宿舍生活的時間競賽中獲得勝利。第二，我相信大學裏面，大家是同學，宿舍裏，大家是室友；沒有人會惡意刁難我或從我處剝奪權利。

用絕望的眼光去看的人往往有最大的影響力。

「在大學裏面，有人用大仙風氣，卡壓，迫其作短時間內無可能作之事，藉以獲取快感或滿足其報復心理」是何等引人入勝，容易掌握大家情緒的說法。不單只有同學這樣想，可以感到宿舍，以至校方中都有人這樣想。迎新新要冒的險實在大。

何必呢？搞些迎新茶聚等輕鬆項目不是很好嗎？每年學年初宿舍都會有兩新人——新的與舊的。自由結交，個別去認識，每個人都只會涉入一小圈裏。要發動新宿舍生每人都要對全體有個認識，要打破大家的矜持，一定要新宿舍生以打破矜持爭取認識成為每個人的任務。一位新宿舍生無緣無故去打一位舊宿舍生的門要與他談話，與他認識，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得到的。

迎新期間，他們這樣明確地成了他們的責任，而舊宿舍生亦有責任與他們談話。這種情形，在學苑及宿舍等情況毫無認識，本身是一

醫學會之夜 班際戲劇比賽

日期：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地點：陸佑堂

時間：七時三十分（準時）

目的：提高同學對戲劇的興趣，並增進同學間的友誼。

原則：以互相尊重及不影响評判評分，演員演出，及觀眾欣賞戲劇為原則。

評分標準：初定如下

劇本：佔 40%

舞台技巧：20%

（包括燈光、音響、佈景、設計、服裝、化粧）

演員：20%

（演技、聲線、台位、合作）

其他：20%

（包括節奏、前後台合作、高低潮之處理）

醫學會康樂秘書

※註：為更隆重起見，今年的運動項目頒獎，將改在 Presidential Address 舉行。

微風細雨

生

微風緩緩的吹着，夾雜着絲絲的細雨，像要告訴你——世界的真理，就寓居於平凡之中！

（一）童言

小兒科專科訓練是醫學院內最後一年臨床訓練中比較輕鬆的一環，一來是工作及上課時間少，二來是對那些小孩，可減少那份醫學生在病房的促感。

小孩始終是坦白得可愛；他們很容易就和我們這些「醫生」哥哥姐姐熟落起來，邀請我們和他們一起玩，亦會無拘無束地和我們談及他們家中的一切。

有一對患有血友病的兄弟，小的只有七歲，大概由於缺乏父母的照顧，非常頑皮；醫生為了使他不再損及其他關節，不許他下牀，有時甚至把他縛在牀上。有時亦會走到他牀邊和他傾談，但每次總是被他把你袋中的一切東西都抓出來研究一番。

「醫生，點解你校筆咁咁泥呢！」他出其不意的在我袋中取去我的 Bic 原子筆：「你哋醫生

醫學七七迎新

兄弟會

九月廿六日，一個很普通的日子，但是對於醫學院來說，它絕對不尋常。那天清早，還未到十點，百多個新面孔，懷着一股熱情、希望、好奇擠在李樹芬樓外。代表著醫學界的謝嘉樂教授，醫學會主席和兄弟會對他們的歡迎，就在這個熱鬧的氣氛中展開。

在歡迎的行列中，不要懷忘那些滿抱熱誠的學生導師啊！他們每人帶著三位新同學，周遊醫學院的小天地，暢談醫學院的生活，幫助他們去適應新環境，無論在學業上，活動甚或平居飲食方面，無所不談。不少導師事後都說要吃糖，你明瞭嗎！

那天中午，導師們都有機會和新同學一起午餐，令到他們不落不少。

下午，另一個熱烈的氣氛又湧現了——那就是醫學會和其屬下的四個 standing committees，形式多采多，有幻燈、唱歌、白話，還有上課時常用的 transparency。說來湊巧，那天下午，音響系統不知何故失靈，兩個 overhead projector 又先後壞了，急得負責的同學如蠅上牆。不知這有沒有令新同學對醫學院的設備失望呢？

熱鬧的迎新日就在同學們的談話中完結了。還不過了多久，近二百位的新舊同學們又出現在長洲明輝營舉行的迎新友誼營。在一個歡樂的氣氛下大家一同生活幾天，去加深彼此認識，讓新同學更能從導師、講員口中去認識醫學院和醫生，因此之故，同學們晚上都不肯「乖乖」上床，都跑去月光之下傾談。可能因此之故，每朝早的早操都是有名無實的。不過很多新同學都很早起床，反而是三年級的同學則大顯特顯，難怪他們須說「余老矣！」

《迎新雜感》清新氏

還記得入學試放榜那天，接過成績通知單。啊！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成績足夠考取醫學院了！一個年多來茶碗心頭的願望終於實現了。在待要平靜下來細細咀嚼那份喜悅之餘，反有點不知所措的感覺。記得讀預科班時，同學總不大願意過份憧憬醫學院裏的生活，為怕是不能考取時將會帶來的更大失望。於是人人儘往理化生的書本堆裏鑽，更不及花甚麼時間去仔細檢討自己投考醫學院的目的了。放榜之日，成績夠好了，很自然的便在申請表上的第一志願欄填上了醫科。

印象中醫學院裏學生過的生活，是「非人生活」。還記得從前「師兄」們的一些評語：

「還醫科？想清楚才好呀！要想想有沒有能力捱過那五、六年呀！」

「你們現在 Matric 讀的那本 P&A 還不夠厲害哩！不及我們 Physiology 的三分之一！而 Physio 又只是第一年課程三科中的一科！而第一年課程算是最『鬆』的了。」

「要測驗了，有些人兩三天前才開始讀書，因為這和在兩三星期前溫習根本沒有分別——都是讀不起的了。測驗不及格乃常事！」

為了要對醫學院內的情形作初步了解，便參加了一些活動。從工作得到了很多與別人交談、交流的機會，也漸對院內同學的動態有一個粗略概念。醫學院裏的風氣在近年正逐漸加速轉變。活動的範圍每年都有一定的擴大，而參與活動同學的人數亦在增加。明顯地，這和近年來整所大學（和整個香港）之學生運動的發展很有關係。曾聽到不同的人對學運的不同看法。而要建立一個對整個運動的基本看法與立場，對一個初入大學門檻的新生來說，實在不是簡單的一回事。不過卻也會肯定一點：學運的發展既是一個潮流，它自然有一定的重要性與代表性。它是同學心態的反映，是同學所面對之環境及同學對其作出種種反應及尋求解決方法之總結。了解學運的發展緣由及其趨勢，應是一個大學生的一門功課。

「迎新日」，「手足營」；百多張新的面孔，百多個新的名字；一大堆名字和面孔在腦裏打轉，卻總沒法把它們連繫起來。新同學都比想像中容易合得來。更有不少是很 friendly 的，會很主動地跟別人攀談。能夠和這羣朋友作伴五年（最少），也算一大樂事。雖然從以往普遍的經驗裏，學會了對朋友不能要求太多及期望過高（？），而眼前這羣新同學在性格上又肯定有很大的差異，但始終自己對這羣朋友是有信心的。看法正確與否，得倚待時間來證明了。在營裏與師兄師姐的多次交談中，學到了課內與課外活動間尋求適當平衡的一些方法，對整個學習程序及院內一般生活情形之印象也深刻之許多。聽過很多別人的建議和無數別人之經驗；憧憬未來，心中泛起一種很特別的感覺。畢竟自己的路是要自己行出來的。在未來五年的收穫，得倚賴自己對理想的實踐了。

一些忙碌開心的日子很快就過去了，但 Orientation 並不就此消逝，我們其實該不斷保持著迎新的心態去面對我們的未來。我們大家都是兄弟姊妹，過了幾年，我們就是站在一條陣線上為病人服務，我們可不再有高班低班的分界，我們都是兄弟姊妹，但願在今天建立的友誼能永久存在，叫我們能互相幫助，同心實踐我們的期望。

結語

今年參觀圖書館的同學比往年多，正如謝教授在迎新日所說的，希望同學能好好地利用各種設施，如圖書館。有不少同學在參觀完畢後，就立刻去學查 Library index 了！鍾太可記一大功夫。

寫在開課前

亦因

不知歡樂的時光是否真的容易過去，明天便正式踏進李樹芬樓做大學生了。

個多月來，嘴臉上總不時掛著一絲莫名其妙的笑容，心內起初的滿足，在一連串的迎新活動洗禮後，變得平淡下來，還帶著一縷兒的惶恐。

每一個迎新，都應使我認識到大學的一角；參加了多個迎新活動，我不曾認識大學的每一角，卻一腦子混沌不清——我真的要學「格物」！

書本、國家、社會、興趣……，很多時候真不知往那兒走，作為一個醫學生，究竟要本著未來的專業良心，全心學習，抑或要作一個整全大學生，全面學習，腦海中泛出一個個的煙圈——內心是空空的。

樓分兩座的李樹芬樓有一天橋造貫，一座是演講室，另一邊是實驗室。從沙宣道跑到瑪麗醫院，可以利用安全快捷的班馬線，但願學習能如前者理論與實驗互通，而知識真能如橫過班馬線一般，順利地應用。

迎新花絮

學生會迎新，有談到學運者，入場時已有不少人攜備毛巾毛巾中，第一講者一邊口沫橫飛，其間已有三二人閃身而出，殆至第二講者正欲開口，突然三二人齊齊動身，這證明了一個事實——港大學生深知禮儀，於表演時不會擅離會場。

荷花池之夜還未開始，已上演一齣「雨淋漓」，被迎改作陸佑堂之夜，可憐學生會幹事們的努力無人欣賞，尤以戶外的音響設施也受被淋濕，但無傷，陸佑堂同響反應之佳，使大部分同學於是夜之後數日，可免噪音紛擾——暫時失聰！

ICA Nite 舉行之後，竟有海報出現：意云學生會扣減是夜經費，以影響新同學福利，其實，不必妄言內中有勾心鬥角，實乃當事人汲汲為同學謀利益而已。

Medic Fraternity Camp 的特色是各人都要將來一同學習，故此，大家都很積極地互相認識，有君冷眼曰：「此何其市儈功利也，倘有能無所為而樂於片刻之相處，不亦快哉！」（按：其實，為他日之目標和共同奮鬥而相悅，乃至高博愛精神之表徵！）

迎新一詞實可圈可點，一則可解為舊同學歡迎新同學，另一方面可說成新同學迎接新環境，雖則二者於迎新活動中都具一格，但畢竟以後者別具意義，舊迎新少不免是例行公事，新迎新卻表現迎接新挑戰與新環境。

官方迎新，校長、院長、教授齊出動，訓勉各人一番，語云納稅人恩深義重，宜努力向學，以迎新學年，新舊參照，深感自己之萬幸。

今年 Fratern Camp 嘅天才表演，內容多采多姿，話劇尤為特出，多位新同學都有表現，演技揮灑自如，簡直有演員水準，要是投考甚麼的藝員訓練班，必取錄無疑。

原來明輝營的音響設備差到離譜，同音多於一切，要費很大精神才可以聽得清楚，位置欠佳的同學便更加聽得困難。所以儘管講者努力挽救場面，聽眾努力嘗試集中精神，結果還是有大半人，「釣魚」和組織小組 Fussy。



醫學生、展覽、市民

熊志添

「恭喜！恭喜！」
「……可花了不少的時間，人力及物力，但這是非常值得去做的……」
「恭喜！恭喜！」

一連串恭喜之聲不絕耳，打開了「你的健康」展覽的先聲——一個場面熱烘烘的開幕典禮。

[Ladies and gentlemen……]

當羅理基爵士揮動手上的金剪刀的時候，心頭上所感受到的，豈是言語所能形容的嗎？通過四個多月的籌備工夫，由師長們及多位同學的心血及一滴一滴的汗珠所結晶而成的展覽，透過今天的開幕儀式，就要與廣大的市民見面了！看見面頰上一滴滴晶瑩的水珠，你能肯定地說它是代表著四個多月來的辛勞，還是一份歡欣感情的流露呢！那聽不絕耳的恭喜聲，使我深刻地體會到展覽的能夠如期舉行，是有賴著各老師同學去發揮自己的力量，務求把展覽搞得更好，使市民有更多的得益。這恭喜不但意味著大家的合作，大家的努力，缺一分力量不可；這恭喜更意味著大眾市民的得益。

「恭喜……恭喜……」

時間倒流了四個多月，回到去年四月份的一個清涼的下午：我接受了這份的挑戰，我把自己都投身於籌備展覽的工作中。一幕一幕的景像隨之浮現在眼前：市民們怎樣地從病魔死神的鱗爪下解放出來，都能夠建立起整個個人，整個社會的人的身心舒適；同學老師們怎樣透過籌備工作，透過一些配合活動，把彼此之間的認識，把香港現存的醫療事業上的一些問題，都向前推進一步。

展覽籌備工作開始了。

起初的時候，什麼的東西好像都是千頭萬緒似的。我們為誰去搞展覽？我們的目標及對象是什麼？是普通的醫學常識，還是一些理論化的知識？要廣泛還是要深入？怎樣才能把同學的積極性都發動起來，把展覽搞好？怎樣才能把「健康」的概念及「預防」等原則都在版面上帶出來呢？還不是通過老師及其他人士的協助，在高低年班同學的共同摸索之下找尋出來的嗎？拿著一份份展覽內容的底稿，到處去搜集意見，綜合大家的看法，草擬好第二份的底稿，再去搜集意見，如是者反覆多次，引身成日後展覽的內容。就舉生理健康部份為例，展覽時的内容就已經是根據第七、八個版本而定的。可是這些的改變也總是朝著一個方向發展的：認清大眾市民的需要。我們的對象是廣大市民，是比較缺乏這方面知識的一羣。展覽要搞得越好，就更要照顧對象的需要。我們得要在有限的空間裏，擺上一些足以捍衛大眾市民的健康醫學常識。選擇是須要的，否則便會流於不切實際，空談健康教育。故



此一些問題如肺癆有多種，發病率如何？E.Coli有多少Strains？在根據需求及時間不足的限制下，我們是未有去把它好好預備的。而且乾脆地不說所帶來的後果可能比說了之後引起的混淆為佳。

展覽是要靠體力力量才能搞得好。相互的鼓勵。相互的交流，都有助於彼此間認識的增進及把工作氣氛搞得好。而且，同學們對展覽的熱誠，對展覽的愛戴，是值得推崇的。在一個的過程中，雖然主力的同學仍以三年班為主，但我們臨床的知識及認識都不太多，假如沒有四、五年級同學的幫忙，展覽是很難搞得上的。無論籌備工作或者是講解的工作，都見到很多的四、五年級同學，在百忙中抽個空，來到向我們提意見，解答難題做講解的。亦有好些是本著關心的出發點，來到展覽館，看看各方面，如講解的水平如何。他們會改正講解員的錯處，甚至挺身而出，為講解員解圍。有些可能看完後，便默默地離開，既不協助，又不試探講解員，可能他們覺得頗滿意而不用幫手吧！但是，無論如何，他們對展覽的關心及工作熱誠是須要肯定的。亦有好的二、三年級同學把自己的整個暑假都捐獻給展覽，不分晝夜地為展覽工作。而面對著在一星期後來臨的Comprehensive Test的幾位二年級同學，雖然談話色變，但仍堅持著自己崗位的工作，給觀者們盡心地解釋，這種精神是值得嘉許的。講解員中，有半數是剛入學的新同學。他們對展覽所貢獻的力量，絕不遜於其他年級的同學。講解或場務，到處都可以見到他們的足跡。一講就講個喋喋不休，一做就做個汗流浹背，熱誠，落力，朝氣勃勃，有如剛升起的大陽，在原野奔騰。但是我們

們可別忘記來自四間學校的幾十位中學生，早出晚歸，在Medic Centre內渡過一個愉快的，有意義的暑假。他們對展覽所獻出的時間及力量，是值得去肯定的。當然這羣體不單指學生，老師們，其他的醫療專業人士，亦會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不論物質或精神上，給我們解決了不少的問題。從展覽的籌備工作中，可以見到發揮羣體力量的重要性。大家都有一個共同意願，希望市民能增進他們自己的健康。然而，每個人的工作崗位有著本身的特性，不可一概而論。但把這些特性團結起來，每人在他自己的崗位上發揮自己的力量，換起來就是一個面向市民的展覽。

有些兒，繁忙的事務性工作，一個又一個的會議，真壓得人透不過氣來。難怪有人會問：「那還有自己的時間嗎？」而當時，我給他的答覆是：「只要是自己樂意去做的話，所有的時間都是我自己的。」那不是嗎？我們平常所擁有的所謂空閒時間，不是都花在自己所喜好的事情上嗎？把自己有限的时间用在籌備這個有意義的展覽上，我會覺得是非常值得去做的，而且還有著他的代價——展覽，市民及健康水平的提高。

透過展覽的籌備過程，給了同學們不少的啟發，而且，我們當初在開始搞展覽的時候，亦不是純為搞展覽而搞展覽，亦希望多認識醫療的問題，故此，眼界的确是擴闊了。從歷屆的展覽經驗，廣大的市民是極之希望多掌握一點醫學常識，但是他們從那裏可以得知呢？醫生嗎？書本嗎？報紙專欄嗎？學校嗎？抑或是這一類的展覽呢？也難怪有些的觀者懷著滿腦子的問題，來到展覽裏把我們的講解員都考起。他們會以為我們是專家，所以不留餘地地發問，但有些問題是連專家也難以作答的呢。當然，我們得以向觀者負責任。不過，我們的能力畢竟有限，在大多數的情形之下，我們也只能表

示無能為力。然而，對一些曾經歷過數位大國手的病人或其家人，我們對他們所渴求的一個答案，只能搖頭嘆息，叫他們去看另一位專科醫生。但是我們知否他們已看過多少位的專科醫生呢？我們是在推卸責任呢？這責任應該是由誰去負呢？是醫科技術不夠昌明嗎？是醫生的責任嗎？是病人的責任嗎？是我們將來的責任嗎？我們是否應在這方面多考慮一下呢？

在職業健康方面，存在的問題更多。正如那一套幻燈片內所提及的，「這一班工人是香港繁榮的支柱，為什麼他們的健康得不到照顧呢？」職業意外，勞工賠償，職業病等，它們是否文明的副產品？我們是否要去接授還是去改進它？它是一個醫療的問題還是一個社會的問題。醫療的問題又是否社會的問題的一部份？

雖然在展覽的前言裏是這樣寫著：「健康是人人都要關注的問題，我們分分秒秒所追求的無非是一個健康的體魄。」然而，我現在卻懷疑到這兩句說話的真實程度。健康雖然是人人都要去關注的問題，但是否人人都會去關注呢！他們有沒有時間去關注呢？大部份人們分分秒秒所追求的未必是一個健康的體魄。可能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去想他們分分秒秒所追求的是甚麼。是金錢，還是幾餐飽飯還是享樂。當然，我們展覽的目的，就是要去令他們關注健康的問題。但是這並不是說一般的容易。健康脫離不開生活，生活脫離不開社會，要轉變他們的看法，要令他們關注自己的健康，要他們真正地去捍衛自己的健康，我們得去改變他們的價值取向，甚麼為主，什麼為次的問題。

而且，要解決一切醫療的問題，要解決醫生荒的問題，是單憑多開一兩間醫院能解決的嗎？有謂「預防勝於治療」，但是誰去做預防的工夫呢？誰去把市民都「健康教育」起來呢？專業人士抑或非專業人士？教育司抑或或醫務衛生處？醫生抑或醫學生？甚或所有有關人士呢？市民自己也要擔負一部份責任嗎？

這些許多許多問題，是有待我們將來去解決。我們要認識將來的責任，這責任究竟是什麼，就是指這些嗎？抑或還有其他更多更多的責任？其實我們除了要認識將來的責任之外，我們還要去認識我現在的責任。我們對現在就是要有這樣的一個要求：去貢獻自己所能盡的一分力量，去把醫療事業搞好，而且更要把將來的責任認識清楚。有人說：年青人是未來世界的主人翁，你說是嗎？當然我們不是個個都要成名成家才是主人翁。我們所要做的，是在自己的崗位上盡量發揮自己的力量。

「要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力量，投入無限的服務領域裏！」



座談（包括第二醫院的主任、外科及婦產科醫生等的參與。主題——國家現今醫療及教學狀況及發展前景。

中山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

授課——介紹針灸學的近期發展
病例討論及示範（包括腦血栓後遺症、神經衰弱、小兒麻痺及類風濕四個病例）
電影——中山醫學院自製的兩套紀錄及教學片
（一）斷肢再植
（二）強心甙的功能和毒性
（The Pharmaceutical and Toxic Effects of Digitalis）

九月二十日

前期理論課：解剖、藥劑及微生物學
臨床及有關理論課：外、內、小兒、婦產科

（一、三年班分組參加前期理論課，其他同學亦分組參與後者）

座談：廣東省衛生局負責人。主題——當前國家醫療衛生情況（包括醫療制度、計劃生育與婦幼保健、防疫衛生、科研等）

九月二十一日

廣東省中醫院：參觀外（骨科）、內、小兒、痔、婦產科及製藥室

座談：廣東省教育局負責人。主題——當前國家教育事業情況，尤其醫學教育的方針和政策

九月二十二日
——京劇：豫劇花
——回程

整整一個星期，我們得到廣東省教育局負責人的盛情接待，不論參觀安排上，還是同學的起居飲食，都得到細緻的照顧。除了時間表上的安排外，同學亦能利用三晚空閒時間，或探親，或逛書局，或逛百貨公司，或觀光廣州市夜景，或到公園參加文娛活動，或三三兩兩討論問題，各適其適。

我們透過實地參觀，更有機會和同學們一起上理論和臨床課及與各單位座談，對現今同學的醫療情況及培訓醫生的方針和政策，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了解。全國教育會議正在舉行，全國科技會議也將要在明年春天召開，中國目前正在多方面進行檢討、修訂和規劃。醫學教育在課程上、政策上也會在短期內有新發展。我們希望，是次醫學參觀團只是一個開端，大家將會繼續留意和關心住中國醫療的發展，進一步加深對中國的認識。

港大醫學會
中山醫學院醫學參觀團

「你的健康」展覽點滴

啓思記者

醫學會近年都有大型的展覽，今年的「你與健康」和往年一樣，目標以廣大市民為主。吸收了以往的經驗，這次展覽著重實際，內容淺白易於接受以迎合大眾，而事實證明已收到期望的效果。

九月六日，一個不尋常的日子，晚上的大會堂底座展覽廳燈火輝煌。

在一陣陣熱烈而有鼓舞性的掌聲中和一輪輪將會記載著歷史一頁的閃光燈下，「你與健康」展覽終於與市民見面了。這個籌備了一段頗長時，間用了超過一百位同學的心血才順利完成的展覽，是有一定的意義的。

這天晚上同學們都興奮異常；籌備以來的辛勤疲勞都一掃而空。在剪彩後緊接著的酒會裏，只見三五成羣的來賓、導師和同學們交頭接耳的討論著這次展覽的籌備過程內容和將收到的成果。

大致上來賓都同意這次展覽將會是成功的，主要是因為淺易的內容會引起一段市民的共鳴。有些人認為一部份的展覽仍然是文字太多，尤其是專用名詞；也有些人說多一點用圖表表達則更好。一位導師在參觀後說這次展覽是歷年來最有吸引力的一次。他提到廣泛用到的卡通式繪圖和相片易使一般市民注意，而且一看便明，比以往學術性重而文字又多的解說更收到成效。在旁的一位同學打趣說，若用通俗的漫畫人物老夫子，大番薯做主角，豈不更妙？

這裏正在閒談，卻聽到附近的一羣同學你一句我一句的指著一幅漫畫大肆批評；正在爭辯中，一個身體肥胖紅光滿面看似「師兄」的同學忽從場中央走來，只見他不停地把左右手中的蛋糕往咀裏塞，卻又不甘示弱地忙於發表議論。當然，發出的聲音是有點毛骨悚然了！他真了不起啊！既熱心工作又以行動響應這個展覽——「生理健康」中的「營養」和「運動」部份；正想跟著這個好榜樣，怎料場中央是一片人潮！噢！響應的大不乏人啊！開幕典禮終於在歡笑聲中度過。



第二天的清晨，工作人員已魚貫到場做準備工作。其中新同學佔大多數，其次是二、三年級的同學。新同學主要是當講解員，多數都在這朝早再上一堂「講解課」，由有經驗的「教授」指點。雖然他們的經驗不夠，但熱心和活力是可嘉的。大致上他們擔當數週後便能應付自如；口技進展的神速真使人羨慕！當然，一些蓄意搗亂的人把他們難倒也並不困難。

在會場裏隨處可見同學們盡力地執行他們的工作和市民打成一片。講解的、公關的、放電影和幻燈片的，推銷醫學會為這次展覽而出的書「你的健康」等。市民們對這次展覽也很感興趣，發問的次數甚多，而他們之間也常常在人羣中議論，若對一個答覆不滿意時，會「請教」到底呢！

接著的幾天，來參觀的人潮一片又一片如浪頭，但卻不會難倒同學們，反而使他們更加精力充沛的去應付。

一個下午無意中聽到幾個正在休息的同學的談話，在「職業健康」部份的某甲：「咁樣做法，零七易有職業病喇！」（作疲勞狀）英文水準「很高」的某乙：「You Are Out! You Are Out!」（很快而有旋律地）緊接著說：「我D喉嚨呢？咳、咳……」「精神健康」的某丙：「辛苦都唔駛驚，最緊要定！唔好支持唔住，Chee 咗線就唔略！」（以手指頭，猛打圓圈）生理健康的阿丁道：「就算做到唔「鹹」

得都「無問題」「無問題」（一個電視廣告的歌詞）只要有均衡的營養，適當的運動，充足的休息和睡眠……」某甲截著說：「你還回家睡去喇！」（用廣東國語去表達），所有人都嘩然大笑！

閒來無事，在場中不少市民和同學打上了交道，也得到了很多寶貴的意見。最後一天問及市民S君對這次展覽的感受和意見，他們說：「門口的同學太商業化，好似迫我買本藍皮書咁；跟著又無人來帶我睇嘢；有時等了大半天也不見有講解員，等到佢嚟點知佢七都唔識嘅。有個部門D字密麻麻，專用名詞又多，有個單位D字和圖片散修修，無乜聯繫；「職業與健康」部份還不錯，應該日後好好宣傳；電影和幻燈片都幾好，但是太擠了，如果送多D Poster比我地，我地印象更深啲……」筆者愈聽愈覺得此君了得，雖然有點兒那個，但其中很多點其他市民、同學都會提到。於是贈佢幾句。點知佢話：「我剛剛看完「意見欄」呢！」筆者為之啞然。

五天的展覽很快便過去，這次展覽是成功的一個是不可否定的事實。到場的人數有二萬多，市民反應良好，而從他們口中亦知道他們確有得益。其實我們得益也不少呢！

道別時碰到「推銷員」乙君。我說：「你D書仔咁好買，一定賺到盤滿鉢滿矣！」他答道：「非也，計過條數重要啲，但地至有賺！」跟著他的手指望去是香港醫學會所設的問答信箱。信箱旁的板上，寫著提高大家健康意識，有待各位羣策羣力。

寄 望

新的學年又開始了，每年我私底下對醫學院的制度，教學方式，同事與同學都有近乎苛求的寄望，今天打開明報看到一段命題為「香港醫學生」的小塊文章引起了一些感想，我這學年的第一個希望就是望這篇文章是虛構的，而更寄望今後香港大學內同學中既無「大仙」陋習，同事間亦無「波士」奴念，是為至盼，誠心所願，阿彌陀佛。

黃志昭

九月廿一晚

Reader in Physiology

短評



。啓思編者。

在不平君「香港醫學生」一文見報之後，在同學間產生不少議論。

究竟高低班的關係是否很差呢？看今年的迎新活動，高低班同學一同參予，各常務委員會的負責同學，幹事會的成員，與及不少高年班同學，都有參加迎新營，主動對新同學加深了解，與新同學打成一片。今年九月的中山醫學院參觀旅行團更有許多高班同學和低班參加，一同參觀學習，增加對中國醫療的認識。今年的步行籌款更能使高低班同學一同舒暢筋骨，一同為醫學會籌款盡一分力。醫學會的不少活動，興趣小組如國語班和前幾年的歷史班等，都由高低班同學一同參與，還有很多其他的活動；和高低班同學間之日常個人相處接觸更顯示出互相的友誼，互相鼓勵，互相幫助。如果同學細心觀察，這些事實，相信可以給同學一個答案。

至於高班同學會在醫院「監管」低班同學的謠傳，完全不確。以往有些低班同學因為這個傳言而害怕高班同學；其實當他們上醫院上臨床課的時候，就知道這個傳言的不確。

但客觀的事實，我們要承認。醫學會內間中亦曾發生過一些高班同學和低班同學之間的磨擦，但這些不愉快事件都是個別的例子。引用個別人的行為而對大多數醫學生來作出批評，是片面的；如果因個別少數高班同學對低班同學的惡劣態度而認為高低班同學之間有很大的衝突和分歧，是錯誤的。編委會認為同學們如對醫學會內事情有任何意見，可以投稿啟思，或向有關負責同學提出，不應隨便將事情向外界公開。事無大小，總要弄清楚才下判斷才對。

讓我們齊來把高低班的關係搞好，使大家在醫學院裏像是一家人，讓我們把「大仙」這個名字消除！大家同在一條路上，齊參與，齊努力，細心研究冷靜思想，漸漸將過去醫學院高低班同學的隔膜打破，大部份高年班的同學都是友好的，讓我們都能夠帶著喜悅的心情，互相勉勵，踏上新的道路。

廣州市 中山醫學院 參觀團

一個以專業性質為主的參觀訪問團，相信在整个大專界還屬首次。而這個由八十名醫科同學所組成的醫學參觀團，在醫學會的歷史上，更是從未有過的創舉。除了二年班同學碰上生化測驗而無法成行外，每一班都有同學參加。（一年班：十人、三年班：二十二人、四年班：三十一人、五年班：十七人。）

團長：林光前

副團長：李福謙、梁佩娥

秘書：許伯鈞、吳慧顏

文康：伍于健、趙瑞華

生活：霍嘉斌、林容賜、譚瑰姿

財政：林少豪

攝影：李偉強、莫家揚

組長：藍瑞雨、李偉強、黃大偉

馮厚德、潘偉祺、何亮誠

張淑儀、李繼聰

在九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期間，我們用了前後七天時間，參觀訪問了中國南方有名的中山醫學院，並造訪了其他有關單位，時間雖然短暫，內容卻十分充實。

九月十六日

出發及抵達沙面賓館

與廣東省教育局及旅行社接待組座談：廣州市簡介及介紹參觀團行程

電影：青年魯班

九月十七日

廣州市重慶機械廠：生產工人福利醫療情況

中山醫學院：簡介及關於有關醫學革命座談（包括教授、講師、醫生、同學的參與，主題：如何當好一個人民醫生）。

電影：大鬧海沙

九月十八日

南海縣西樵人民公社：

水利建設（農村四級醫療網）

座談（包括衛生院負責人、醫生及赤腳醫生的參與，主題：農村醫療制度及赤腳醫生的工作）

遊覽西樵山風景名勝

九月十九日

中山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

參觀兩個針麻手術（摘除腎石及甲狀腺瘤）。

火 燄

這是一個畢生難忘的旅程，它重燃了我心底裏一把已被四年多的醫學課程所踏熄了的火焰——當一個真正對人民有所貢獻的醫生！

火車飛快的前進，車內卻是十分安穩和充滿着使人舒暢的氣氛；我貪婪的眺望那遼闊的方格田，在這個大旱年頭能夠有如此綠油油的一片可真不簡單，沿途有着不少新建成的房子和建築物，還有那令人驕傲需要火車時間十多分鐘才走畢的廣州石油化工工廠，顯示了四人幫事件後中國的一片躍進的新景象。

在工廠和農村公社的衛生所，中山醫學院和它的附屬醫院裏見到了不少醫生和醫護人員，正如在街上見到的人們一樣，你不能單從衣着上的分別把他們從其他工人，幹部中分辨出來，他們都是那麼平易近人，在交談中毫不拘束；誠然，你可以感覺到他們說話中的一些權威性，但總不會有被壓服以至不敢問問題的苦惱。

在上課，查房之時，那些講師，主任等都不厭其詳地悉心教導學生（並不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官），學生上課時也不會有些甚麼恐懼。學生對老師一般都是尊重和愛護他們的，比方說，下課時和老師一起收拾起教學用掛圖和模型，然後和老師一起離去，在課堂外，老師和學生就是老朋友了，老師對每個學生都認識，而學生更不時與老師談心，學習上的，家庭方面的，自己前途理想方面的都談到。有時老師下鄉，碰到一些以前的學生，目睹他們在農村把自己的本領發揮出來，改進當地的醫療衛生，那種內心的歡樂都不是你我可能想像得到的。此外，病人對醫生和醫學生多是十分合作的，對醫生和醫學生都是充滿了信心的。

起初還有些擔心他們的醫學水平，不知怎樣，上過課後，便覺得他們的水平並不比我們差，某些地方可能更要好些；當然，設備方面是會比我們的舊些了，我有些感到意外的獲悉他們在診斷Choriocarcinoma方面也用B-Subunit（香港除碼麗外一般都不做）然而，有些設備還不足夠，如Fetal Heart Monitoring要明年才有。他們的學生也是十分勤力的，一個三年級的學生的水平便比得上我們五年級的學生了，這使我想到了我們五年的課程裏，有多少是不切實際的，讀了又記不得久用不着的，但卻已耗去了不少我們青年人寶貴的光陰。

對中醫的概念亦有些改變，我們平時更容易便把一些病和併發症歸咎於中醫中藥，對針灸、針麻也沒有甚麼特別印象，但這次親眼看了針麻下的甲狀腺良性腫瘤切除和尿道結石的手術移去，又上了一課針灸課；感覺到中醫的確是一個寶庫，有很多東西是值得去發掘出來的，之後在省中醫院見到的以中醫為主的中西醫結合在內科，骨科，小兒科，痔科等都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很多醫生對中醫都有了一定的學習，並以各方面嘗試地兩者結合起來，中西醫結合這一個方向看來是會有一個遠大的發展的。

總的來說，無論在教學方面，醫生、醫學生和病人關係方面，科研方面，都朝着一個為建設社會主義，為人民醫療衛生多作貢獻的目標；而這個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是十分實在的表現在各方面，是一個可以達到的目標！記得在與省教育局的座談裏，有同學提出我們怎樣才能為祖國的醫療事業作出貢獻呢？回答是

很簡單：「做一個熱愛祖國，技術專長的人民醫生。」這個答案很好，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的一份子，熱愛自己的國家，為廣大人民服務，是十分正確的，另一方面又要學好和掌握醫學知識和技術，才能夠更好地為人民的醫療衛生作出貢獻，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我們探索和堅持的方向。

中國，妳要做的事實在太多

石 明

車輪飛轉在鐵軌上，
窗外田野伸向遠方。
古老的村屋時密時疏，
時密、時疏，
轉眼到了廣州市外，
轉眼，我看見了珠江。

車輪飛轉在鐵軌上，
滑過了最後的一個山坡，
轉眼又回到羅湖橋的南方。
七日旅程化成一句話在我心窩：
中國，妳要做的事實在太多。

中國，妳要做的事實在太多。
九百六十萬方哩的土地，
鑲嵌著黃河、長江；
八萬萬多的人口，
遍佈在東南西北方。
啊，怎樣把醫療網
撒在每一個城市，每一個村莊；
啊，那裏才有足夠的醫生、護士
去保障人民的健康；
啊，誰不希望醫院裏的
病房又大、又光？

衛生站、衛生院，
衛生員、赤腳醫生，
暫把重任來承當；
醫學課程三年完，
畢業四散到各方。
常見病人轉危為安，
中、小病人恢復健康。
可是——
量的難題剛解決，
質的問題要另眼相看。
少見病人安轉送他方，
複雜病人還要勞碌奔波。
中國，妳要做的事實在太多。
醫務人員要增多，
儀器、化驗也不多，
一切還要加多，加多，再加多。

但是，妳聽
重工業說：「我是老大哥，
沒有了我，
火車、犁耙靠誰拖？」
鋼鐵廠說：「我是大哥的大哥，
沒有了我，
鑄造機器靠什麼？」
農業說：「鋼沙、機器吃不下，
手裏有糧心裏安。」
邊疆催著快開墾，
萬里荒原變糧倉。
化肥廠催著要廠房，
多下化肥易跨網。
河水催著修水壩，
不怕澇時不怕乾。
科研向著尖端走，
踏實苦幹過西方，
……………
它們催著、催著，
要機器、
要人手、
要物資的要求來自四面八方。

中國，妳要做的事實在太多。
空談政治，
塞不滿糧倉；
只講形式，
會把中國向後拖。
以往的作風，
不管妳歸咎於四人幫、還是「五人幫」，
總之，
說老實話，
不要再起承轉合，
文章只求把門面裝；
實事求是，
是國，說國；
說方，是方。
中國，妳要做的事實在太多，
幾時可以換新裝？

An Interview with Mr. Li Chi Him, delegate of the Medical Society to the 26th General Assembly of IFMSA*. When and where wa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ld and what countries were represented in the GA?

The IFMSA 26th General Assembly commenced on August 1st, 1977 and ended on 10th August, 1977. I flew more than 5000 miles to the place of the GA, viz., Sandbjerg Slot, about 292 KM West of Copenhagen, Denmark. Delegates from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were present: Australia, CSSR, Denmark, Egypt, Finland, Germany, Ghana, Greece, Hong Kong, Iceland, Israel, Italy, Japan, Rhodesia, Sudan, Sweden, Switzerland, Uganda, U.S.A., Yugoslavia. What part did Hong Kong play in the GA?

Election of members to the working committee was the first item on the agenda. I represented H.K. as an observer in the credential committee which had to face the problem of accepting which of the two disagreeing parties of Egyptian delegates (totalling six, the largest delegation in the meeting) as the official national representation. The dispute of the 2 parties (SSS & AMSA) is hitherto unsolved and here I shall not comment on this internal conflict of Egypt any further.

Hong Kong was also represented by me in the working committee on SCOE (Standing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 and that on integrated teaching proposed by Israel. The details of the work accomplished by these working committees are well documented in the minutes.

What happened to the revision of the policy statements of IFMSA?

As expected, much hot discussions cropped up on the revision of policy statements proposed by Johan Hansen of Denmark. The result was that some of the statements had to be amended and some discarded while the remainder, which nevertheless did preserve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 final draft ", were adopted. Delegates were divided into 5 groups for analyzing the fate of IFMSA. I suggested a vicious cycle of mishaps that had been responsible for " the fall of IFMSA " in the past and proposed that the Federation, if to be successful in future, should concentrate on a few small down-to-earth projects rather than mingling with a large number of magnificent but castle-in-the-air type of projects with abbreviation of names that no outsiders can understand. My proposal, with further elaborations by other delegates, was presented by Rhodesia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which adopted it nemo contra. Any further proposals for large projects were subsequently curbed.

Were you elected to hold any post in the Executive Board of IFMSA?

The last item on the agenda, other than AOB, was election of executive board members. Perhaps H.K. has in the past given a good impression on foreign delegates or perhaps I did mix well with them in the short period of ten days - anyhow, I was nominated by the Swiss director of SCOE, Jacob Roffler to be Regional Vice - President of Australasia supervising activities in NMAs of Hong Kong, India, Indonesia, Israel, Japan, Malaysia and Australia. I now sit on the Executive Board, the next meeting of which is possibly in October in Athens.

What do you regard as your greatest achievement in the GA?

In retrospect, I hope I am not boasting to say that Hong Kong has made a good show of itself in the 26th GA of IFMSA and that I have fulfilled my mission (which regrettably has never been properly defined to me) of enhanci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Hong Kong U. Medical Society and foreign medical schools and to place our Society in its proper perspective for the inspection of our foreign colleagues.

Please comment on the Medical Society concerning its participation in activities of IFMSA*

It is high time that all council members be fully acquainted with the functioning of IFMSA. I believe I am not exaggerating to say that not less than half of Council members is very ignorant of what IFMSA is or how it actually functions. As a result, we tend to avoid discussing IFMSA in meetings in depth and merely push, literally push a delegate abroad to attend the 26th GA of what -not and the Society then sits back and believes it has done a good job of international manoeuvre.

If the way of electing a delegate in the past had always been as it has been this year, I would say the council members had not been doing its duty properly. The screening procedure was too hasty and hazy; the delegate was not briefed by the EB of what basically he ought or ought not to do in the GA so that he felt he had no confidence in holding the mandate to decide for the Society 5,000 miles away.

What have you proposed to the Council to improve the present situation?

I have proposed that the following points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and if thought fit, to be adopted, by the Council:

- (1) Each Council member should consider it a duty to the society that he/she strives to acquaint himself/herself with the functioning and the past and present events of IFMSA.
- (2) The Society should, under any circumstance, try by all means to send a capable delegate to all GAs of IFMSA. The Society may sleep throughout the fiscal year of IFMSA but it must wake up to the clarion of a General Assembly, even it is to be held in the most remote part of the globe. This is important as the GA is a warm nursery for genuine friendship a place from which our foreign colleagues will bring home the memory of H.K. to cherish for at least a year to come. If we do not wish to be forgotten or isolated, we should not forget or isolate the annual GA of IFMSA.
- (3) The delegate should be carefully selected.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should be satisfied by the delegate.
 - (a) A good command of spoken English is essential. This to ensure that the delegate need not perforce hold himself aloof from the hub-hub of a sequestered life in a ten-day meeting abroad. Friendship is created from talking.
 - (b) An amiable personality is mandatory - the primacy effect of psychology is applicable.

(c) A past history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Society so that a good knowledge of how " MedSo " is operating may be presumed.

(d) A concrete agreement by the delegate that he is fully responsible to the Society for a year to come in any correspondence with IFMSA - an active role played by the delegate in " MedSo " after attending the GA should be promised.

(4) Once the suitable delegate is selected, he should be fully financed for all parts of his trip to the GA if he goes directly there and back or for that part of his trip pertinent to his mission if he plans to make a tour to other countries.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if the GA is held in Europe. Europe is a bit too expensive for an average Asian to stay. This proposal number (4) may involve a reallocation of budget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ed worth-while if the delegate is suitably chosen. If the delegate subsequently sits on the EB of IFMSA, his trips to EB meetings should also be given suitable financial aid. Before granting this, however, point (3d) mentioned above should be strictly satisfied by the delegate.

(5) Once chosen, the delegate should be given the full mandate to decide for the Society when away from Hong Kong.

(6) The delegate should report to the EB of " MedSo " regularly, to keep the EB informed of IFMSA's latest events.

(7) Pamphlets of " Introduction to IFMSA " should be collected by " MedSo " and be distributed to every member of " MedSo ". This is a great step towards " educating the masses of something that the hierarchy considers important " (no implication)

How would you analyz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H.K.U. MedSo in IFMSA?

This is how I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H.K.U. Medial Society in IFMSA: We are bystanders observ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our foreign counterparts. They are zealous in IFMSA functioning primarily because of the Professional Exchange Program as a delicious irresistible bait, secondarily because IFMSA is a " big thing " thought to be comparable to the U.N., UNESXO, etc., which is good to be a member of and as a tertiary reason, that IFMSA does offer a chance to launch a big, useful project. (I have not placed, and do not wish to place, the reason that IFMSA is a travelling agency, in the list). H.K. is a cold bystander looking into the kaleidoscope of topsyturvydom of IFMSA - quite indifferent. H.K. is, however, potentially capable of greater involvement, if only we have more interested members and perhaps also the finance to back us. We have a great asset in our hands - the outside world has good faith in us. We showed them we could organize a GA well and that we warm to our foreign friends. They showed us they have confidence in Hong Kong by choosing H.K. people to be the RVP of Asia for 2 consecutive years. There is a hint too that they want to restoration SCOPA to Hong Kong (presently in Egypt). We have enough allies abroad to support us if we attempt to take a stride forward. The decision, to take or not to take the stride, is up to us to make.

Please summarize your feelings concerning this GA in short.

I Started off on the journey to Denmark with a hazy notion on what exactly the MedSo wanted me to accomplish. I return to report now that although the sojourn abroad has made me a temporary bankrupt, I have not regretted. Maintaining a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H.K. and foreign national member associations is one thing that I am happy to achieve, even if it means emptying my pockets. If I had the chance (i.e. the time and the money) to do it all over again, I shall jump at the offer. But, as the situation stands, I think I'd better hand over to my hopefully capable successor, the job of bringing good tidings from Hong Kong to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 next IFMSA General Assembly.



* IFMSA is the abbrev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edical Student Associations with 48 countries as members.